

2017 中国首个“文学之乡”典藏

行者

李继林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封面题字 王应科
封面插图 魏廷玺
封面设计 马春辉
责任编辑 李彦斌



李继林 男，宁夏西吉人，
1970年出生于西吉将台。现为
某乡镇医院医生。鲁迅文学院
西海固作家培训班学员，宁夏
作协会员。业余从事文学创
作，发表小说散文40余万字，
作品入选多种选本。著有作品
集《雨水》。

2017

中国首个“文学之乡”典藏

博客里的郭文斌
悲 惘
岁月剪影
景绿叶
行者
门 槛
觉醒的花园

郭文斌等
了一容
周彦虎
李 义
李继林
马 强
马 越

2017 中国首个“文学之乡”典藏

行者

李继林 著



宁夏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者 / 李继林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7.10
(中国首个“文学之乡”典藏)

ISBN 978- 7- 227- 06771- 9

I. ①行…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80310 号

中国首个“文学之乡”典藏
行者

李继林 著

责任编辑 李彦斌
责任校对 王 艳
封面设计 马春辉
责任印制 肖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王杨宝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nxpsh.com>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shop126547358.taobao.com>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rmcbs@126.com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 5019391 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7082

开本 720 mm× 980 mm 1/16
印张 15.25 字数 230 千字
版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7- 227- 06771- 9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吉祥西吉 文学花开

中共固原市委常委、西吉县委书记 马志宏
西吉县人民政府县长 武维东

一脉文心传万代，千古不绝是真魂。文脉不仅是一个地方精神的折射和文明的体现，而且在本质上更是一种认知的基石与发展的动力。

西吉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在月亮山下、葫芦河畔的这片吉祥之地上，回汉各族群众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农耕文化、游牧文化、红色文化等相互碰撞、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丹霞胜景、红色圣地等四大文化名片，呈现出思想艺术俱佳、风格独特多样、雄浑典雅并存的艺术景象，有力地促进了全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和谐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在县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西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县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群众生产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文学艺术蒸蒸日上、枝繁叶茂，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郭文斌、火仲舫、了一容、火会亮、古原、单永珍、牛学智、赵炳鑫等一大批有朝气、有才华、有创意的西吉作家相继亮相全国文坛，以讴歌时代、讴歌人民、讴歌家乡、凝聚力量、鼓舞人心为己任，辛勤实践，努力耕耘，创作出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深情讴歌西吉改革、开放、发展的历程，生动描写西吉各族人民的生活动，充分展示生活中源远流长的美好情愫，尽心阐扬“团结包容，奋进创新”的西吉精神，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热爱西吉、建设西吉的热情，令人欣慰，让人振奋。尤其是2011年10月10日，中国首个“文学之乡”

落户西吉,又一次向世人证明西吉文学的实绩和西吉作家的实力,文学成为西吉的“铁杆庄稼”。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吉县委、政府认真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西吉文学艺术事业如雨后春笋,空前繁荣,强势崛起,涌现出了马金莲、刘汉斌、王西平、西野、刘岳、李兴民等一批新作家,他们以独具特色的文学创作再次步入宁夏、全国文坛,成为西吉文学的新亮点。更为可贵的是周彦虎、王雪怡、李义、李耀斌、李继林、樊文举、火霞、马强、袁志学、康鹏飞、单小花等一大批坚守故土的作家,在繁忙的工作和生活中,坚持笔耕不辍,作品屡屡跻身全国文学大刊,成为新时期西吉文学创作的骨干和生力军。尤其是近年来,县委、政府全面贯彻习总书记建设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新宁夏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大力实施“文化振兴”工程,西吉作家捧回了鲁迅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新人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春天文学奖、民族文学奖、飞天文学奖等全国大奖,捧回了一大批全国书画、戏剧、摄影、民间文艺等艺术作品大奖,这不仅为西吉文学艺术事业赢得了荣誉,也为西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还进一步激发了全县人民立志打赢脱贫攻坚战,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定信心和决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2016年5月,中国作协在西吉启动了“文学照亮生活”全民公益大讲堂,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做了题为《文学照亮生活,生活照亮文学》全民公益大讲堂第一讲。这不仅是对西吉各项事业发展的肯定,更是对西吉文学艺术的鼓励和鞭策。县委、政府审时度势,为秉承文化传统,服务基层作家,汇集优秀作品,树立学习典范,弘扬“爱国、为民、崇德、尚艺”的文艺界核心价值观,为建设开放西吉、富裕西吉、和谐西吉、美丽西吉增光添彩,深入推进“文化振兴”工程实施,决定启动《中国首个“文学之

乡”典藏(2017年卷)》项目,为全县有一定影响的作家、诗人编辑出版代表性、经典性的作品选集,旨在展示中国首个“文学之乡”西吉文学创作成就,为西吉文学进一步繁荣发展注入强大活力。《中国首个“文学之乡”典藏(2017年卷)》项目由西吉县文联负责实施,他们始终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和“三贴近”原则,充分发挥“培扶人才,编研作品”的职能,以流芳百世为目标,选取了思想艺术性上乘的佳作,高质量完成了这套“典藏”的资料搜集、编辑校对、设计印刷等各项工作。今后,我们要将此项工作形成长效机制,一以贯之,使该项目成为西吉,乃至宁夏文艺界的一个响亮品牌,成为外界了解西吉的一个重要窗口,成为西吉文艺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一个具体看点。

《中国首个“文学之乡”典藏(2017年卷)》从现有的西吉作家中选取了在小说、散文、诗歌创作中具有代表性的郭文斌、了一容、周彦虎、李义、李继林、马强、马越七位作家,他们的创作各具审美趣味,各有艺术追求,既有西吉文学传统的一面,又有超越地域影响而呈现出的大格局,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吉文学发展的普遍实力。

挖掘历史,留住记忆;复兴文化,普及新知。相信《中国首个“文学之乡”典藏(2017年卷)》的出版,定会对促进西吉文化体系建设,提升西吉文学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期望通过本套丛书的发行,能够引起社会各界对西吉的进一步关注,汇聚更大的社会力量来推动西吉发展。

是为序。

守护故乡的行者

——我的二哥

不久前，二哥说他准备出一本散文集，让我为他的文集写点东西，高兴之余我竟然不知该写些什么东西。作为兄弟，想说的自然很多，但是总觉得说出来的便是有限的，可我又确实不能不说，那就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吧。

4

二哥比大哥小三岁，比我大三岁，但二哥更多的是跟着大哥，而不是带着我，因此他俩总是一起上学、一起玩耍、一起受罚，而我只能在需要协助干农活的时候和他们一起做事。我也因此自小学会了纵横之术，在村子里的同龄人中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再到后来去外地上学生活，就和他们离得越来越远了。我和两个哥哥一直是若即若离的关系，但在内心深处却始终是不即不离的状态。

小时候，大哥、二哥和一个堂哥，是一个小团队，大哥是决策者，二哥和堂哥是执行者，他们的协作非常高效有趣，我很羡慕，但也只能有羡慕的份。因为有大哥的策划和鼓动，我一直觉得二哥非常厉害，会做很多我无法想象的事情。他用土坯掏成的小火炉是小伙伴中最漂亮的，用木头削的陀螺是最匀称的，还会上点色彩，旋转时感觉流光溢彩。我最早崇拜他的是能爬到很高很高的树上，这种技能在我们小时候是非常重要的。故此，春天可以在老高的榆树上折到最甜最嫩的榆钱，还能在树上掏到鸟蛋或捉到刚会飞的小鸟。这种登高技能所能取得的最高成就是在每年杏子熟了之后，可以偷摘到杏子。村子里只有两三户人家有杏树，并且是在土

墙围成的果园里，而果园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路边。每当杏花绚丽多彩时，我们就开始关注杏树的存在了。之后，小小的青杏在一群馋嘴孩子热切的目光照耀下，逐渐变红或变黄，光灿灿地，炫人眼地挠人心地挂在树上。这个时候的杏树主人就会像狮子一样不时地巡逻着自己的果园，村里的孩子们就像一群鬣狗发现被狮子放倒的野牛一般，总是有意无意地在杏树方圆数十米晃悠，目光时不时瞟一眼枝头泛黄的杏子。等到主人打盹或吃饭的那一刻，技艺高超的孩子，就在短短的三五分钟内，翻墙、爬树、摘果，然后下树、返回，把杏子掠了下来，这一连串的动作，干净利落，一气呵成。摘的杏子是从领口灌进束在腰间的衣服里的，往往成功返回的孩子会挺着鼓鼓囊囊的大肚子，和树下接应的伙伴在笑声中狂奔而去。村子里大多数孩子都能完成这些基本动作，但是真正的高手只有那么两三个，二哥就是其中一个，那时对于他敏捷的身手，我是发自内心地崇拜。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勤学苦练，我似乎更胜一筹，崇拜感也就自然而然消退了。

然而，小时候的二哥依然出类拔萃。据母亲描述，那时村子里有所小学，不过是一间破房子而已，一位姓边的民办老师带着几个一二年级的学生在里面上课。边老师还是我姑奶奶的儿子，按辈分我们叫姑舅爷。当时，大人到地里干活时，只有四五岁的二哥无人照看，他就自己溜达到小学教室门口，趴在门槛上看老师给学生们上课。有一次，边老师教学生读课文，教几遍后很多学生仍然读不下来，趴在门槛上的二哥就说他能读下来，果然就全读下来了。边老师非常欣喜，让他进教室和学生们一起上课。那时候家里太穷，没钱买书和作业本，边老师就让他用其他学生用过的作业本背面写字。二哥是班里最小的学生，始终是学习最好的一个。

二哥的聪明在同龄人中似乎非常突出，经常能听到有关他学习方面得到学校和老师嘉奖的消息，同学们因此索性把他的名字“李继林”念成“李机灵”。对我冲击最大的一件事是，在全乡小学数学竞赛中二哥竟然获得了第三名，抱回来了一堆奖品。其中有一支纯钢壳的钢笔，银光闪闪，看上去很晃眼。还有一个大笔盒，里面有崭新的塑料直尺、三角尺、量角器和圆规。此外，还有一张印刷的国画，画上画的是月光下一只上山的老虎在

回头张望,画上用毛笔字写着“奖给……”的话,下面还盖着一个鲜红的印章。据说这些奖品大概值十元钱,这对当时我们这样的家庭是非常珍贵和值钱了,尤其是那张奖给二哥的画贴在我们家那泥巴墙上真是蓬荜生辉。这张画在我们家小房子的墙上贴了很多年,我觉得它就像当时的革命宣传画一样,给予我无限的光辉和力量。对于二哥的荣誉和奖品,我垂涎三尺,爱慕不已,多次把钢笔和文具偷偷拿起来,摸了又摸。可是二哥从来也没有想到给我分享一样奖品,为此我心中多少有些不快,但想起这个巨大的荣誉和奖品属于我们家,还是觉得非常自豪,和别的孩子闲聊时,我总喜欢把话题引到二哥的奖品上来。后来,我发觉二哥对我多了几分傲慢和不屑,而我对他的敌意也就从这个时候升起,并开始憧憬自己哪天抱回一大堆奖品之后,将如何面对他的情景。但作为小弟,更多的时候还要仰仗他的鼻息,否则他不让我玩他的东西将是对我无法承受的制裁,更何况身在“江湖”常常和同龄孩子打架,扛不住时还需要二哥的庇护,所以有些不满也只能引而不发。现在想起来,在我小时候的心里,二哥总使我有一种难言的复杂感情。

中学时期的二哥似乎时运不济,开始上学的学校是一所村办中学,老师和学生平常以劳动为主。不久,这座学校撤并到乡办中学了。二哥原来所在学校的学生学习状况整体很差,加之他的年龄又比同年级的同学小,在新学校里受歧视和欺负是常有的事,所以再也听不到有关他的好消息了,见到他时也总是一副蔫蔫的样子。

往事悠远,但并非如烟。在我的记忆里,二哥有两样与生俱来的爱好:一个是书法,另一个是文学。小的时候,我就觉得二哥的钢笔字写得特别好看。后来,功课里加进了毛笔字书写,二哥在完成作业之余,就不停地写毛笔字。那时家里没钱买墨汁,他就和大哥一起研制墨汁,用锅底的煤灰兑上水装在空墨汁瓶里密封,埋在地下十多天后挖出来试用。我不记得效果如何,但那股浓烈的霉臭味至今萦绕在我的记忆中。后来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些书法字帖临摹。不久,他的毛笔字就写得有模有样了。我也曾满怀嫉妒地练过几天书法,但直觉告诉我,这辈子别想在这方面超过他,便

不得已放弃了。二三十年后的今天,看到他还在其乐融融地揣摩书法,而且写出来的作品愈发有味道了,我便庆幸自己太有自知之明了。我还记得他识字后,就在找各类的书籍来读,尤其是在中学混得比较背运时,他似乎把读小说作为一种最好的消遣方式,他也总能搞到各式各样的文学书籍。在他的影响下,我也逐渐喜欢读文学作品了。而每逢二哥搞到新书时,我便守候在他旁边,只要他一放手,我就拿起来赶紧看,争取在他还书之前也能读完。在被二哥带入的文学世界里,我发现了一个奇妙无比的新天地,我在《雾都孤儿》中感受着英国伦敦的冷漠,在《巴黎圣母院》中想象着法国巴黎的繁华,在《静静的顿河》中体味着哥萨克民族的勇敢和苦难……放牛的时候也总是躺在山坡上看二哥不知从哪里借到的小说;干农活休息的时候,也会忍不住摸出书来瞧几眼。在我们家似乎形成了一种阅读习惯。书就像狼群猎到的食物,大狼肆无忌惮地咀嚼时,小狼只能从大狼嘴边叨吃一口,或者等大狼吃饱了舔嘴之际赶快抢吃。后来上大学了,我才意识到无意中跟着二哥读了很多文学名著,它使我受益无穷。那时每到寒暑假,家里就有大堆的农活等着我们弟兄三个,帮父母播种、收割、施肥等。沉重的体力活常常使我们筋疲力尽,甚至痛苦难熬,二哥是我们弟兄中的主力,他劳动的强度和痛苦就可想而知了。也正是这些文学作品,滋润了我们饥渴的心灵,喂养了我们贫乏的精神,也增强了我们抵御身体痛苦的力量。

经过几年虚浪的中学生活和艰难的挣扎,在做了半年中学英语代课教师之后,二哥高考时考进了固原卫校。这是不容得考虑和选择的机遇。能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是每个农家孩子最伟大的理想,也是最显赫的人生收获。因为写得一手好字,又能写点文章,还当过学生会的什么干部,二哥在卫校时似乎混得很不错,身上散发着一些得意少年的意气风发的味道。而我那时正混得背运,他对我不争气的失望也是溢于言表,我暗下决心要活出点样子来给他瞧瞧。后来,我考上大学的消息飞到我家的麦田里,一向沉静默然的二哥突然扔下手中的镰刀,欣喜若狂地抱起我转了好几圈。那一瞬间,我陡然感觉我们兄弟是一体的。多少年后,我才深

刻地意识到自己受二哥的影响是多么大。我就像长跑中紧紧跟随在第一名运动员后面的队员，一直准备着在最后冲刺时刻超越他，但朝哪个方向沿着哪条道往下跑却是由他来决定的。正是因为他在领跑，避免了我跟在后面有更多的歧途和磨难，从而使我更加清楚地看到自己以后的道路，才能顺利地考上理想的大学。对此，我也只有在多年之后，才深深地体味到作为哥哥的不易和作为弟弟的幸福。

二哥后来成为一名医生，常年在乡下卫生院行医看病，他的专业素养和聪明才智完全能够胜任他的工作，但他的书生意气似乎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由于生性耿直，看不惯各种社会现象，又不善于周旋应酬，常常遭到别人的误解。他很少跟我谈起这些，但我总能感觉到他那个时候的郁闷。后来，他有机会来西安盘桓数月，我们便有了成年之后一段较为密切的接触。在此期间，他也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不同的人，尤其是西安医科大学一位退休老教授经常和他攀谈聊天。短短的几个月，我能感觉到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明显的是，他由过去对传统文化不屑一顾，而转到后来逐渐有了浓厚的兴趣。

在我心中，我始终觉得二哥是个很有悟性的人，尤其是从他最近几年的言谈举止、为人处世到写字作文，我都能深切地感觉到二哥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和提升，似乎原有的傲慢之气转化为一派谦和温存的君子之风；作品中的矜持飘逸也渐渐滋生出一种深沉温厚的感觉。二哥是一位医者，在乡间行医的经历，使他对人世间的生老病死有着更为深刻的解读；他也是一位以舞文弄墨为乐的文人，在他的作品中弥漫着一种浓郁的乡土气息，这气息是我熟悉的故乡味道，也是我所喜爱的他生命中的那股坚韧和灵气。

如今，故乡已在千里之外，但是二哥在乡下著文行医的行迹却存活在我记忆中的每一个毛孔。二哥已经出版了一本小说集，现在又出版这本散文集。他常调侃自己是不务正业，但我总觉得他在业余之际写就的这些作品，正是他生命的另一种显现。在我看来，对于人体的剖析和疗治，与对心灵和精神的关怀是同等重要的。看二哥行医救人时的温柔敦厚，看二哥

的书法飘洒俊秀,看二哥的文字静雅清丽,这是一种多么好的人生结合。二哥以一位乡村医生的身份兼而得之,这也是一种有意义的人生角色。山道弯弯,心路悠然,每每读他的文字,我便感觉到了自己长期混迹于都市之中的浮躁和麻木,儿时有关他的所有记忆和景仰之情,以及今天对他深深的敬爱眷恋之心便又泛出、弥漫。

李继武

(作者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在乡村,庄重深情地活着

每年回村庄,都是最冷的时候。要过年了,我们从城市回到乡下,在母亲的热炕上过几天安逸的日子,没几天,就要躲避着老人不舍的目光,狠心地离开了。

10 那时候,二哥刚刚有了车。我们的火车常常是半夜到站,下了车,幼女踩着积雪,脚下咯吱吱响着,清冽寒冷的风扑面而来,站台上灯光昏暗,二哥已在出站口候我们多时了。

过年是热闹的。在外地打工的兄弟们都回来了,少不了要来看已九十多岁的奶奶。除夕夜,屋子里烟雾腾腾,二十多位本家兄弟挤在一起,喝酒,猜拳,为祖先守岁。瘦小的奶奶,穿了孙儿买的新衣服,安静地坐在炕头,看着她的子孙们。

二哥和兄弟们一起玩闹戏耍着,他完全是他们中的一员,没有“文人”的样子了。有老亲戚来,他恭恭敬敬地在门口迎着。也常有人抱了哭闹的孩子来,让他瞧病,或者有老人颤颤巍巍地来找他量血压。他总是笑眯眯的,和来人拉着家常。他对故土的熟知,让久别家园的人心生愧意。

默守故土四十多年,当年读书有成“跳出农门”的二哥,却从没有离开过生养自己的地方。所以,当他用文字触摸村庄时,就如触摸自己的骨肉一般熟悉。

而我们都是浪子,早早离开父母远行,将自己的村庄弃之如敝屣,直到有一天发现自己已无法回去。

过去的这二十多年,世界的变化如此之大,在急剧飞奔的中国列车之外,大地上的村庄被抛弃了,那些曾滋养生命、滋养文学,为繁华的大城市输尽血液的乡村,日渐萎缩,破败凋零。

而二哥一直是村庄的看护者。他的看护方式就是他的书写。这些年,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他数十万字的书写,都以生长于斯的故乡为题,表达的始终是被主流时代文化漠视的乡村生活。而且,他的书写不只是审美意义的,也不是对田园风光的把玩。他书写乡愁,更记录村庄的命运,记录苦难中人们的挣扎和微笑,记录那些被刻意遗忘的村庄苦难史。

就如《墓地的阳光》一文中,他写道:“往往,书写成文字的历史里充满了谎言。”于是,他去写那些真实的人,以祖辈的命运串联起家族的历史。而在今天,人们终于认识到,个人的历史是大历史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那些被宏大叙事、意识形态“统一书写”的历史之外,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个个真实的村庄。而在二哥的笔下,这些生命、这些村庄,即便是一个片段,都还原为真实的面目。

二哥也记下了乡村的美好。乡村给予了他生命的滋养,赋予了他审美的能力。在黑暗的没有电的夜晚,听老人们讲“古经”长大的孩子,对自然的神秘,生命的艰辛与泪水中的微笑,有着本能的感怀,成为他生命的底色。在他的笔下,贫瘠乡村的端午也是如此美好。

柔长的柳树枝被折下来,躺在地上,树叶上露珠散落,潮湿温凉。翠绿的柳树叶在黎明微薄的晨光里,闪耀着节日的光芒,洁净、祥和、灵性、神圣。我们拣最长最嫩叶片最多的柳枝抱回家,插在每个门楣上。还有艾蒿。艾蒿的香味浓烈,略带苦涩……太阳尚未露面,我们家每个门楣都已经被精心地打扮好了。翠绿的柳枝,灰绿的艾蒿,叶片上尚有许多细密的露珠,闪闪发亮。平日里干枯寂寞的门楣突然间焕发生机,神话一般复活了。仿佛待嫁的女子,妩媚,娇羞,云鬓初成,珠光宝气。(《香气氤氲忆端午》)

这是二哥所发现的寻常生活中乡人的尊严。贫穷生活也有光辉，而美是超越一切的。

二哥的书写是文学性的，可他写的都是真实的生活。几乎每一篇都是真实的场景，也可以看作是他的生命记录。

村子里柳絮飞扬之时，想必奶奶做了非常艰难的抉择。柳絮对于奶奶来说，是一个时间的概念，更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佳音。奶奶也许从那些漫天飞舞的柳絮里看见了三秦大地上大片成熟的麦浪，那是实实在在可以活命的粮食。我们这地方，春夏之交，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那个时代，饥荒每年都在发生着。那些随风飘飞的柳絮，在奶奶看来，沉重得如同麻线口袋里金黄的麦粒。一位目不识丁的农妇，不会有其他丰富的感想，没有什么比吃饱肚子更要紧的事情了。（《枝上柳绵吹又少》）

12

二哥就这么多年写作不辍，可他的本职工作其实是外科医生。医生见多了生老病死，加之他对文字的敏感体悟，让二哥终于亲近了佛学。他的医术日渐精湛，在治病救人中也更多了一份悲悯。而他爱好佛学，则更重于日常生活中的自省，并不像当今的许多人是赶时髦将佛法作为装饰，而是为了真正作用于自己的生命。

他的文字，常常有滚落而出的自问，例如《考核》等文。我想，那是他面对自己时的声音，佛学深奥无边，却也可用四字缩言，那就是“自净其意”，自省正是生命上升的前提。

我常常讶异于二哥，这么多年，在西北偏远的贫瘠乡镇，能如此庄重、深情地活着。有时也想，或许是他和佛法的缘分，最终能引导他的生命在中年以后没有下堕，而是上升，最终活成一个如此安宁踏实的状态吧。

在《墓地的阳光》一文中，二哥写道：“文字也确实不是为了乡野草芥而存在。但谁又能够抹杀山野乡村的历史呢，这些文字之外的历史，真实而永恒，如同绵延的起伏的山脉。”从这些话中，或许能看出他作为乡村书

写者的生命自觉。

而且,这个纯粹的书写者,也是相信文字的力量。就如他所说的:“明白文字是有力量的,不是让人行走的力量,也不是让石头滚动的力量。是如同超声波一般,直入内心,让你的心轻轻悸动,甚或震动的力量。突然间生出放声大哭,或者放声大笑的冲动。但不敢放肆,看见一泓清泉如镜,自己疲惫的影子苍凉而猥琐。”(《嘛呢悉地》)

如是,一个乡村历史的自觉书写者,在这个苍茫空旷的时代,这个将一切卷入其中、让人魂不守舍的时代,悉心守护着自己生命的根系,得以在大地上站稳脚跟,如一棵树,让自己的生命舒展。

他是幸福的。他的村庄是幸福的。

江 雪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